

# 生活在康定

■ 毛桃

**导读** 所谓游客,就是专为享用一地之美好事物而来的。作为一地的定居者,偶尔拿出时间和金钱像游客一样去享用一下当地的美好事物(如美食,特色工艺品店,很有情调的茶坊、酒吧、咖啡屋,好山好水好景等),“生活是美好的”感觉就会得到增升,人的幸福感也会得到增升。

雅加埂上有两座名山:一座是田海子山,一座是“雅加积雪”的出处雅加埂山。两山对峙,中间是丘原宽阔的谷地和过境的榆磨路。

## 像游客一样在街上转悠

上午刚进办公室,在本单位妇女小组负责的小汪就来叫我去参加康定情歌广场的看演出活动,并邀请我为本单位女同胞的看演出照照相。我按捺住内心喜悦地回家取相机了。

按约定时间来到情歌广场,等了半天也未见有开演的动静,就与已接上头的单位女同胞们四散逍遥一阵再说了。

### 欣赏老字号田凉粉

我径直往田凉粉店所在的新市后街去了。田凉粉自搬到新市后街的僻静之地后,生意依然火爆,依然只卖半天凉粉,深深应验了“酒好不怕巷子深”之说。

店里,好几位围站在作业台边的女性表明了她们正等着买凉粉的顾客身份。怕错过这一阵,下一阵来凉粉便已告罄,就在店里找了一处位置坐下,并以拨弄手中相机来打发等待时光。然没等多久,凉粉就端上来了,大概是因为店主多少还是认识我的缘故吧。接下来,就是我的享用凉粉,一碗不够,再来一碗。

凉粉,还是那个凉粉,柔韧巴味、辣椒喷香。老字号之所以叫老字号,原因就在于:能保持原初的风味,并让这原初的风味经久成珍贵的“文物”。于是,老顾客在吃这种凉粉中体味双重的幸福——现在的和回忆中的;于是,这凉粉也成了醇厚的事物,让人回味无穷。

### 在看演出的广场摄影

吃罢凉粉再返回情歌广场,演出已经开始。例行公事地为单位女同胞照罢“工作照”后,就开始自由摄影了。在州人民医院参演的“护士礼仪秀”中,几位漂亮的年轻护士还是挺惹眼的,只是她们的假睫毛长得太假,假得太矫情。在观看演出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位头饰很好看的老妪,就摄开了她的头饰。后来,又看到了一位耳环很好看的藏女,就摄开了她的耳环。“你站在广场看演出,看演出的人在一旁看你。”在康定或康巴地区看演出,这样的情形委实多见。

### 一只来自印度的袖珍首饰盒

喜欢在出售民族工艺品的商店里转悠;喜欢里面繁丽斑斓的布置,喜欢里面过鼻难忘的熏香,喜欢里面异域情调的温暖。

我是在看演出的中途溜出广场到一家出售民族工艺品的商店转悠的。看看看去,看上了一只红红的、镶了精致铜花边的袖珍木质首饰盒。——起初还以为它是一件古董。于是,在一番讲价之后,购买了它。没想到用它来装什么首饰。它自己就已成了装饰居室这位美人的首饰,摆在某个地方就行。

### 经过西藏雨

昨晚,才与好友彭丽、仁青卓玛在这家茶吧喝茶聊天过。今天打这儿路过,就下意识地多盯了几眼,并取出相机摄了几张有关它门面的图像。

片石、木刻、幔络、古朴、粗犷、多彩的民族风情。门面装修自然是有特色的了,而且,这种特色是在我喜欢的范畴内。

### 两点感想

一、有享用美好事物之意识并能将之付诸实践的人有福了。当然,如果一个人对美好事物是没有意识的,或对享用美好事物是没有意识的,那他是无福消受那些美好事物的;如果他有享用美好事物之意识但却因各种原因而不能将之付诸实践,那他也是无福消受那些美好事物的。

二、所谓游客,就是专为享用一地之美好事物而来的。作为一地的定居者,偶尔拿出时间和金钱像游客一样去享用一下当地的美好事物(如美食,特色工艺品店,很有情调的茶坊、酒吧、咖啡屋,好山好水好景等),“生活是美好的”感觉就会得到增升,人的幸福感也会得到增升。

## 雅加埂上的两座名山

雅加埂上有两座名山:一座是田海子山,一座是“雅加积雪”的出处雅加埂山。两山对峙,中间是丘原宽阔的谷地和过境的榆磨路。榆磨路到了此地又名雪门坎,是榆磨路上的唯一垭口,海拔3830米。

田海子山出名原因有二:一是因其在康定的不少地方都能被看见而且好看,二是因其在登山界的名号——海拔6070米的田海子山是登山爱好者难度系数较大的人门级山峰,比同为入门级山峰的云南哈巴雪山难攀多了。去年秋末与一拨驴友在游雅家情海时,一路上很让我聚焦的一处景点就是雅加埂河对面冰清玉洁、超然世外的田海子山峰。——此为田海子山好看的又一例证吧。

从田海子山的正西方看去,南边的田海子山与北边的白海子山呈“V”字型。据说北边的那座山峰就是白海子山。五色海子小山系共有四座独立的雪峰(不包括其卫峰),除田海子山、白海子山外,还有笔架山、蛇海子山。

雅加埂山出名大抵应归于旧时康定十景中的“雅加积雪”了。那时,上了公主桥朝南行,会在很长一段路上都看得见峰峦错落、白雪皑皑的雅加埂山。——很赏心悦目,不愧为康定的一道风景。

然车或人从雅加埂山前的榆磨路上驶(走)过时,似乎是并不能观赏到雅加埂山的美的。要观赏到雅加埂山的美,需得到一定的距离之外,恰似处身得荣的金沙江第一湾的金金字塔型山,要观赏它的美,需得到江对面的云南德钦奔子栏。

显然,在康定城里观雅加埂山之美距离是够长的了,这样的观景点也数不胜数。而另一观雅加埂山美景的地点就在其对面——田海子边——距离似乎恰到好处。——田海子山与雅加埂山的关系由此更近了一层,虽然田海子山属五色海子山小山系,雅加埂山属贡嘎主山系。

2009年秋末的一天早晨,一拨去摄榆磨路秋景的驴友来到了田海子山脚下的混海子湖畔。来自东边的阳光正好打在西边的雅加埂山上时,我看到了壮丽的“日照金山”一幕。——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一幕的。除此,在田海子边摄雅加埂山还能看到其在混海子里的倒影,还有海子里的沼泽、水域作前景,真是加分没商量。

时光流转至2010年国庆长假。长假的某一天,碰巧到奇源影楼办事,碰巧遇见了州里有名的摄影家魏晓雨先生。谈及长假去哪里摄影的问题时,魏哥说他去摄了雅加埂山。

从魏哥发在网上的图片来看,近期他先后两次去了雅加埂,时间间隔四天,摄雅加埂山的地点均为田海子边;9月26日摄的作品取名为“雅加秋雾”,10月1日摄的作品取名为“国庆节雅加埂”。由此,我看到了云雾中的雅加埂山,云遮雾绕,仙气袅袅;此岸是水与泥与草,彼岸是山与石与雪,中间隔着云雾之河,此岸离彼岸并不遥远。

没想到没有“日照金山”的雅加埂山居然还有如此之美;更没想到雅加埂山仙风道骨起来还真要拿些琼山玉宇来比。而这些,都是魏哥近两次作品所告诉我的。

为了摄这两次的琼山玉宇,魏哥天没亮就起床,6点过就把车发动从城里驶往榆磨路。作为一名资深摄影家,魏哥身上所体现的,与其说是“机遇只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不如说是“美景只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了。

# 雪岭镇

■ 贺先枣

**导读** 终于还是到了分别的时候,女人突地跪了下去,唏嘘不已,泪流满面,已听不分明她在说些什么了。“假洋汉儿”慌得赶快去拉她起来,也不知道对女人该说点什么。这也怪不得他,长了这么大把年龄,他还没有距离女人这么近过。把女人拉起来,“假洋汉儿”从内衣里掏出一把零碎的钞票来,也没说什么,就塞进女人的手里。“假洋汉儿”每天挣的钱都是些零碎的小钞,他与大钞没有缘!也就在这时,“假洋汉儿”突然有了勇气,竟双手扳住女人的双肩,一用力,就使女人面朝门外,再用了一点力,就把女人推了门出去。

却说“假洋汉儿”慌慌张张来到“同泰堂”药铺,只见大门紧闭,也顾不了许多,一边把门拍得山响,一边大喊:“开门,我要捡药……”连续叫了好几声。

“同泰堂”的小伙计打开一扇门,伸出头来说:“人都要睡下了……”话声未了,就听到董先生在里屋说:“小九子,说些啥子啦?还不快让别人进来!”

其实,这“同泰堂”药店的铺面并不大,进得门来,迎面是一个曲尺柜,柜后靠墙壁是一壁从地到屋顶的大立柜,柜分好多格,其实那都是装药的抽屉。再往里有一张桌子,董先生平常就在那桌子后面坐着,笑容可掬地看着进门来的人。这屋里的一面墙壁上还挂着“妙手回春”、“悬壶济世”一类的匾牌,屋里一年四季总是飘荡着草药的气味。

病人没来,没有办法脉号的董先生,听“假洋汉儿”叙述了那妇人的病情,凝神想了一会儿,便亲自去那些药箱里抓了一些草药包成一包,就让“假洋汉儿”快去煎药,忘了带药钱也不要紧,明天空了送过来就行了。

“假洋汉儿”心急火燎地赶回来,一看,那女人还躺在那床破棉被里睡未醒。“假洋汉儿”慌忙找个盆罐出来煎药,才发现自己刚才煮好的稀饭一点也没有剩下。想来都让这女人吃了,既然能吃,想来问题不大。“假洋汉儿”便静下心来慢慢熬药。“假洋汉儿”很少生病,却也知道头道药不要熬很长时间,中药一般都要吃三遍,一次比一次熬的时间要长,才能保证药力。药熬好了,把药倒出来,放冷。不料,那妇人就是不醒,没有办法,“假洋汉儿”只好守着残火等她醒来。

坐着,坐着,“假洋汉儿”才知道那床破棉被的好处。这小屋里到处大眼小窟窿,寒风习习,坐到下半夜,更觉寒气浸骨。想挤到那床破被里去,心里又发虚,那地方今夜可是睡了一个女人呢!没有去想,“假洋汉儿”只好忍着把火烧得更旺一些,平时,“假洋汉儿”节俭到了几乎是虐待自己的地步,这也是无法的事情,他的手艺真还挣不了多少钱。“假洋汉儿”坐在火边想着自己

的一生,想不出自己这么几十年来,究竟有

哪一天没有为自己那张肚皮发愁,想着、想着,到底抵挡不住倦意,迷迷糊糊,竟然睡了过去。

忽然有了响动,“假洋汉儿”睁开睡眼,面前竟晃动着一个人影,一时不知自己到了什么地方,呆呆地发一阵愣,才看清,眼前的炉火上正开着一锅水。

那女人正蹲在炉子的另一边,头也不抬地在说着感谢的话。过了好一会儿“假洋汉儿”才听明白了,女人说,她是饿坏了,真不应该一个人把那么多稀饭都吃了。害得这位大哥没吃的、没睡处。又说,这一夜她睡得真好、真香,一起来就感到精神好,现在已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她还要去找她的男人和她的女儿。

本来,她一家三口是逃荒出来,想找个地点找个活路做的,可是在半道上,她那男人却带着女儿丢下她跑了,路上有人说她的男人把她那才六岁的女儿卖到了雪岭镇,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没想到一到这里就饿昏过去了,也没有想到又遇到了好人,让她吃饱,让她住在这里,还给她抓药,对于“假洋汉儿”的恩德来世变牛变马来报答。

“假洋汉儿”一听报恩的话就完全清醒过来,双手直摇,口里不停地说着:“不、不、不……”人也真怪,有的时候竟然连话也不会说了。因为“假洋汉儿”这时已经看清楚了她女人显然是用水抹了一把脸,还把头发也梳得顺了。一脸的饥寒交迫却没有使她固有的清秀、妩媚失色,在“假洋汉儿”眼里,这女人漂亮得不可思议。幸好有一脸的络腮胡,不然那女人会发现“假洋汉儿”脸已涨红的窘相。

反正水也开了,“假洋汉儿”就想再煮了一锅稠稠的稀饭,那女人步履轻盈、手脚麻利地帮他把一把已经发黄、有些蔫了的白菜洗净,切碎了放进锅里一起煮,就在这短短的一点时间里,“假洋汉儿”心里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就想,真有个女人在自己身边该是个什么样呢?可就那么一闪念就把自己吓了一跳,女人,做梦吧,连自己的肚皮都没有保证,还女人!“假洋汉儿”不给再想。饭煮好了,“假洋汉儿”又从一个角落里拿出来半罐“临江寺”的资阳豆瓣下饭。

“假洋汉儿”只顾埋头吞稀饭,心里不知为什么老是发慌,他一眼也不敢看那女人。那女人也埋头吞着稀饭,却止不住泪水下流。一顿饭,两个人都没说话。

终于还是到了分别的时候,女人突地跪了下去,唏嘘不已,泪流满面,已听不分明她在说些什么了。“假洋汉儿”慌得赶快去拉她起来,也不知道对女人该说点什么。这也怪不得他,长了这么大把年龄,他还没有距离女人这么近过。把女人拉起来,“假洋汉儿”从内衣里掏出一把零碎的钞票来,也没说什么,就塞进女人的手里。“假洋汉儿”每天挣的钱都是些零碎的小钞,他与大钞没有缘!也就在这时,“假洋汉儿”突然有了勇气,竟双手扳住女人的双肩,一用力,就使女人面朝门外,再用了一点力,就把女人推了门出去。

敢再想。饭煮好了,“假洋汉儿”又从一个角落里拿出来半罐“临江寺”的资阳豆瓣下饭。

“假洋汉儿”只顾埋头吞稀饭,心里不知为什么老是发慌,他一眼也不敢看那女人。那女人也埋头吞着稀饭,却止不住泪水下流。一顿饭,两个人都没说话。

终于还是到了分别的时候,女人突地跪了下去,唏嘘不已,泪流满面,已听不分明她在说些什么了。“假洋汉儿”慌得赶快去拉她起来,也不知道对女人该说点什么。这也怪不得他,长了这么大把年龄,他还没有距离女人这么近过。把女人拉起来,“假洋汉儿”从内衣里掏出一把零碎的钞票来,也没说什么,就塞进女人的手里。“假洋汉儿”每天挣的钱都是些零碎的小钞,他与大钞没有缘!也就在这时,“假洋汉儿”突然有了勇气,竟双手扳住女人的双肩,一用力,就使女人面朝门外,再用了一点力,就把女人推了门出去。

门外,雪早已停了,不见人影的小镇街头到处是白茫茫的一派。“假洋汉儿”在肚里叹息了一句:这天气,落雪不冷化雪才冷呢!

周皮匠听了“假洋汉儿”一番话,不由伸出大拇指,说,好,积德了,阴功!好人品,不让柳下惠!

冷不防,周皮匠背后有人干笑一声:“哄那个呢?孤男寡女,一间小破房,一床破铺盖,整整一夜,哄那个呢?”

“假洋汉儿”闻言惊得抬起头来,一双眼睛盯住周皮匠身后那人,张着口说不出话来。停下了手上的活路,周皮匠慢慢地说道:“我说这是那位呢?怎么牛栏里伸出了马嘴来了?”一边说一边就回过头去。“哟!原来是金大少爷。”周皮匠就站立了起来“大少爷,这么冷的是要上哪里去?”

只见这位金大少爷身穿一件早已看不出颜色,分不清是什么面料的长衫,破了的地方没有打补丁,不过是用线胡乱连了起来,从胸口到下摆沾满了油渍斑斑,看不真穿的是些什么裤子,毕竟是整日补鞋的工匠,周皮匠一眼就发现金大少爷今天脚下却蹬了双“直贡呢”面料的,半新“鸡婆鞋”。金大少爷这时反倒把头一昂,鼻孔里“哼”

# 一个消失村庄的记忆

■ 胡庆和

**导读** 农民杀过年猪,是一件大喜事,要图个吉利。三爸杀猪的手艺又又好,许多人都喜欢他杀猪。他做的活路,又快又好,又干净,又顺利,主人都很高兴,自然要弄点好酒好菜招待。吃饱喝足,他把那些猪毛装进篮子里向主人告辞,有钱的主人往往多给一块钱的工钱,可他不敢收,说,我杀过年猪,公社畜牧站给了工钱,这钱不能收,但你的酒我要喝。再说,那些猪毛我还可以卖几个钱。

他的情,你要记住哟!这是我母亲在世时多次给我讲的一句话。在这句话里包涵着母亲和我对他的感激之情。

### 杀猪记(二)

他操起一把锋利的尖刀,在猪的后脚划开一个小口,再操起一根早已浸得油光光的钢条往猪身内捅,这叫“打挺桩”。那根钢条有两米多长,直直的,亮亮的,一头打磨成半球球体,一头铆接着一个“一”字形的手把。他的双脚站成马步,前腿弓,后腿蹬,左手向后拉猪皮,右手紧紧握着手把,用力将钢条向猪身内捅,把那个叫“挺桩”的钢条从那个口子对着猪身内部捅去,他嘴里发出“嗯”的一声,那个“嗯”字声,是他使暗劲的外露。那钢条紧紧地挨着猪皮,钢条的头部将猪皮顶出一个圆溜溜的球状,像有个玻璃球在猪身内来回滚动。第一条纹路,先通贯背脊,第二条纹路,捅到猪耳,第三条纹路到猪腿,第四条纹路到猪肚……翻过猪身,再捅出几条纹路,然后蹲下身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手扯开猪脚上那已经撕开的那张口子,拉紧那片猪皮,把自己的嘴对着还散发着热气与血腥味的口子吹起气来。吹气时,他放开口子,收气时,那只手捏紧口子。一张一合,他的两眼鼓得像两只铜铃,两个腮帮鼓得圆圆的,嘴里像包着两个乒乓球。直到把摊软的猪,吹得腿粗腰壮肚圆后,他才用早已准备好的麻绳扎紧那个口子,以防猪身泄气。他站起身来,拂袖擦去嘴角和嘴唇上沾着的血丝和几根猪毛,狠狠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就忙下步活路了。

烫猪剃毛,冲洗剖腹,洗净内脏,取肢砍肉,半小时的功夫,就把那些猪肉猪骨收拾完了。他又挥起砍肉刀,刺下一块里脊肉,切下一块猪肝,扔给主人,说,做点下酒菜。

农民杀过年猪,是一件大喜事,要图个吉利。他杀猪的手艺又又好,许多人都喜欢他杀猪。他做的活路,又快又好,又干净,又顺利,主人都很高兴,自然要弄点好酒好菜招待。吃饱喝足,他把那些猪毛装进篮子里向主人告辞,有钱的主人往往多

给一块钱的工钱,可他不敢收,说,我杀过年猪,公社畜牧站给了工钱,这钱不能收,但你的酒我要喝。再说,那些猪毛我还可以卖几个钱。

他的情,你要记住哟!这是我母亲在世时多次给我讲的一句话。在这句话里包涵着母亲和我对他的感激之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得了浮肿病,因无钱医治死在家里。当时大姐已经出嫁,家里既无钱,又无粮,孤儿寡母,望着父亲的遗体发愁,而我还小根本就不知道父亲去世是怎么回事,以为他已经睡着了,更不知道怎样安排父亲的后事。在一筹莫展之际,三爸来到我家,对母亲说,四嫂(他称我父亲四哥,称我母亲为四嫂),四哥走了,丧事怎么办?你想好没有,如果没有想好,我给你说说。三爸说,要请端公开路,要请人挖井,要请人打棺材,要请人洗遗体。母亲虽然是个勤劳的人,但对于安排丧事既无经验,也无头绪,只抄起一根铁条什么的,在阁楼里撬木板,她想不能让父亲这样光着身子走了,得送他一幅棺材。母亲眼泪花花的,点头回答着三爸的话,基本上是他说一句,母亲应承一句。在他和众多乡亲的帮助下,我们家总算顺利安葬了父亲。

他对我家的恩情当然不止这次,还有一件事让我难以忘怀。那年冬天,家里确实快断粮了,我母亲不愿看到我饿着肚子去上学。天不亮她就起床煮早饭。我睡在床上,听得见母亲一会儿在洗什么,一会儿又在切什么,一会儿锅里开得“咕咕”直叫,一会儿满屋的香气让我的口水就要流出来了。我提早起床,吃了几碗,吃得很饱。其实,这天早上根本没有煮饭,而是煮菜,是用海带皮加点猪油盐巴和几根葱子做成。肚子吃饱了,心情特别高兴,我背着书包,踩着一路霜花,冒着一路浓雾,到学校里上学。第一节课自习,看书,做作业,我用足了劲,到第二节课时,肚子就不好受了,开始

感觉到肚子隐隐发痛,好像有人用棍子在戳肚皮,戳起了一个包,一会儿觉得有人用棍子在搅拌,五脏六腑澎湃起来,肚子里的腹水好像开了锅,不停地冒上喉咙。不能让它冒出来!我伸出手压紧肚皮,但压不住,又用双手压,还是压不住,我的双脚踩紧地皮,想借助地皮的反作用力进行挤压,仍然压不住,我把浑身的劲都使出来,也无济于事。我感到自己头上的汗珠冒了出来,很害怕被老师看见,又不敢抬头看站在黑板面前讲课的老师,把头一埋,额头就搁在课桌边缘上,可能是头的下垂速度快了一些,就把课桌碰响了。老师不知是怎么回事,以为我在晚上没有睡好,要打磕睡,于是善意的提醒说,同学们啊,晚上早点睡,不然上课没精神。可能是老师见我仍然埋着头,把他的当成了耳边风,于是继续说,那位埋头睡觉的同学,把头抬起来。

炉城新曲 郭昌平摄影 龚伯焜诗

边人有大志, 一放旧山河, 客自远方来, 温泉沐汤浴, 野人海中游, 美茶恋雪域, 纵马娜姆则, 观瀑小天都, 漫品边茶香, 高歌新城曲, 李家大娱乐,

## 雪花·纪实

第 1147 期